



耶路撒冷 天空下

王静文 / 著

在战争面前
爱情无疾而终
在不可预知的生活面前
女人如凤凰花般怒放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—— 艾小羊 侯虹斌 陈思呈 倾情推荐 ——

耶路撒冷 天空下

王静文 著

SPM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耶路撒冷天空下 / 王静文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2
ISBN 978-7-5360-8291-5

I. ①耶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2408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郑裕敏 邹蔚昀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王 茜

书 名	耶路撒冷天空下 YE LU SA LENG TIAN KONG XIA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8.375 1 插页
字 数	180,000 字
版 次	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序 幕	1
第一章 本	5
第二章 蓝	75
第三章 丹	149
尾 声	263

序
幕

“你是什么时候来以色列的？”

这个问题被无数次地提出来：以色列内务部的官员，特拉维夫机场入境处的以色列安检，街上查签证的警察，出租车司机，逾越节家庭聚会上的一个远亲，火车上偶遇的一个陌生人，以及丹。

我来以色列的时间是2006年7月9日，三天以后，也就是2006年7月12日，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，本在当晚应征入伍。

我甚至还没有完全倒过时差，也还没有熟悉犹太男人本身体的温度。

那是晚上十二点过，他摸过来床边，说：“他们电话了。”

“他们？”

“是，他们，我得回部队，明早五点出发。”我记得入睡前他还在台灯下学习准备高考。

“你是说，你要去打仗？”本的眼睛是深褐色的，大而有长睫毛的犹太男人的眼睛，大多数时候像羚羊的眼睛一样，这时候

像两个深黑的洞，看着你的时候，很难不掉进去。

“也许没有那么严重。”我不仅仅还没有熟悉这个犹太男人身体的温度，我甚至还没有学会正确判断他眼睛所传递的信息。

“你是说，因为白天黎巴嫩的事情吗？”甚至黎巴嫩这个国家，当天对我来说才具有实际的意义：这个国家的真主党白天往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火箭弹，五个以色列国民受伤，稍后又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的士兵，三人死亡，两人被绑架，以色列方面随后的营救小组又失去了五个士兵，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发射了火箭弹报复，对方伤亡不详。

本默然站起来，开始收拾行李：从衣柜的最深处拿出大背包，军服，深棕色的大头高帮军靴。他从军靴的上部开口夹层里拿出一块铝片，上面有两组七个相同的阿拉伯数字，再从军绿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挂项链，链子是最结实的圆珠连接而成，坠子也是一块长方形的铝片，上面还是一样的重复的两组阿拉伯数字。

本用手指捏着那块铝片，观察它。他那双关节突出，手掌宽大的双手，有种奇怪的沉默的力量，这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犹太男人，没有一丝丝在电影中看到的集中营里那些犹太人的痕迹，他高大挺拔，坚硬而宽阔，看上去无坚不摧。

这两块冰冷的铝片，一个将被扣在他的大军靴的鞋帮里，一个将挂在他的脖子上，如果他战亡，他的战友会折断其中一组数字，送去给他的家人，或者说，如果他战亡，面目全非，以色列国防部通过这组数字，就能查到他是谁，他们也许还会查到，他有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女朋友，他们的间谍机构对消息的灵

敏是出了名的，全部用着安全的名义。

“你能不去吗？”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用中文说。

他仿佛不懂中文，开始清点像士兵一样排列在沙发上的物件：两件衬衣，五条内裤，五双袜子，两条有各种口袋的裤子，一条布的裤带，除了沙发前方地板上的棕色军靴，全是军绿色。查看完后，他从其中一件衬衣的口袋里掏出有三根杠的肩套，打开衬衣肩部的锁扣，放进去，拉直，再扣起来。我甚至都不知道，那三根杠代表什么军衔，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当兵的事。

“我想，你能不能不去？”我愈发说得莫名其妙，没有底气，这一次是英文。

“这是我的国家，蓝。”他头也没抬，并开始将所有的东西一一紧紧地卷起来，再一一塞进军绿色的背包里。

是的，这是他的国家，他的祖辈被希特勒杀得七零八落，父辈经过了好几次战争才建立起来的国家，连他自己出生的时候，他父亲还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的战场上。我怎么能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呢？他们漂泊了几千年，最后奇迹般地回到祖先的国土，建立了这个新生的国家，几代人抛头颅洒热血。这是他的国家，他父辈祖辈的国家，以及那些流散的祖先梦想的国家，我怎么能理解这句话里有多么奋不顾身，毫无选择？

那夜我一直没睡着，从云层里不断传来以色列国防军轰炸机沉闷的飞行声音，我本来也没有倒过时差，那是我在以色列的第一个夏天，你要是没有见识过沙漠的热情，绝体会不到以色列的夏天热得如何真实。

第一章
本

—

“你什么时候来以色列的？”丹坐在桌子的对面，穿蓝色格子衬衫，衬衫第一个纽扣开着，有几根胸毛露出来。

我渴望得到这个以色列第三大钻石公司的工作，所以，我必须通过这个考试，这个心理加测谎的考试，将延续整整一天。

“2006年7月9日。”我说，“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前。”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。

丹面无表情，在电脑前记着什么。他电脑旁的桌子上放着黑色的有很多接口的盒子，还有各种奇怪的带管道和夹子的工具，这些工具，一头将连接到我的身体的某些部位，另外一头将连接到他面前的电脑上，在回答他提问的时候，这些感测器将会监测我的身体反应，这些反应会在电脑上显示成数字代码或者是线条，通过分析这些奇怪的符号，他将会形成一个报告，这个报告用来确认，我是不是值得信赖，也将成为我应聘的钻石公司LD是否录取我的重要参考数据之一。

“你为什么来以色列？”他鼻梁挺直，主宰着整个脸部的轮

廓。

“我那时候，有一个男朋友，他是犹太人。”虽然早已经被警告过，这个测试可能会持续一整天，会问到很多问题，可是我还是没有准备好开始讲述本。

“你的男朋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本。”我说，“我曾经的男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本。”“本”在希伯来语里是“儿子”的意思。

“全名是？”

“本·以色列。”我记得我问过本，为什么他的姓是以色列，他告诉我，他祖辈在二战后从欧洲回到以色列，抛弃了以前的姓，取姓“以色列”。实际上，在以色列的北部，有个山谷，也叫“以色列谷”，以色列谷在四月的时候，和梵高的画一样美。本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的时候出生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基布兹^①里。

“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我看着他，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，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，开始讲述本，况且以色列的这三年，我早已经失去了倾诉或者讲述的欲望：我用希伯来语对付生活琐事，用中文在心里和自己交谈，英文是别人的语言，我用来工作，我没有讲述的欲望，我从来都是沉默寡言的人。

他看着我。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或者有过人的天赋，一个人很难看懂在摩萨德^②工作超过十年的丹。

① 基布兹：以色列的一种集中居住的集体社区，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，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。

② 摩萨德：以色列国家情报机构，性质如美国的CIA。

我吞咽了一下。丹后来告诉我，当人要撒谎的时候，经常会有吞咽的欲望。

“蓝。”他叫我的名字，发音无比清晰，像会说些中文的本。“我很抱歉，我们需要完成这个测试，你需要回答我的问题，大部分将是私人问题，但是这些私人问题，我保证，都只停留在这个测试。”

我遇见本的时候，他不过24岁，这个年龄对一个以色列世俗犹太人来说，生活还有一万种可能。可是我已经30岁了，没有离婚，因为没有结婚，像成千上万或者被自己或者被男人或者被时代耽误了的中国女人，生活对我来说，仿佛已经没有什么挣扎的必要和可能了。

我和他，本来像中东和中国那样遥远，可是两个人，却在同一时间跑去世界的最高峰旅行，并在那里，遇见了。

本后来总是说，你看，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。

我后来爱他爱得发疯，或者恨他恨到发狂的时刻，总是跺脚问他：“你那一年，为什么要去西藏？”

“我去那里，并不是为了遇见你。”

一样的话，被爱着的人说出来，狡猾的嘴角，有否定的甜腻；被恨着的人说出来，牙缝里都刮着丝丝的冷酷。

本那时候在路上两年，吃的都是陌生土地上长出的陌生食物，那些陌生食物仿佛只让他长胡子和头发，他看上去跟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的男主角莫名地疯狂奔跑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

我那时候在北京城日日挤地铁，地铁那样挤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水泡一样，很容易就会破掉。绝望之余，先是想抱个大仙人

球去和男人们的胳膊斗勇，后来想想，还是游泳圈够智慧。不管是仙人球还是游泳圈的设想，都让我失望，整个城市，工作还有生活，都是失望透顶了的。

偌大的帐篷旅店，只有我和本两个客人，本顶着85升的大包，站在火塘旁，说：“你好。”

我躺在床上，高原反应引发的高烧让我两眼昏花，喉咙里“咕咚”一声，以为他是日日经过的地铁口那叫花子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他又说。把包放下来，就着火塘脱那裂了口子的厚底靴子。

不是夏末吗？这叫花子怎么还穿靴子？我想。又咽下去“咕咚”一声，算是有了个模糊不清的回答。

醒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像刷子一样的睫毛，在火塘的金黄的光里，停留在一本小书前，睫毛的上面是一堆杂草一样的鬃发，下面是一大把粗黑的胡子。没有中国男人会长那样洋娃娃般的睫毛以及这样浓密的须发，我忽然明白他是个老外，吃陌生的食物不仅让他长胡子和头发，还长睫毛。

“你好！”我说，回光返照一样清醒后，想起来下午的时候，他的问候。本从火光里回过头来，满头鬃发在大帐篷的天花板上晃动，两个大眼睛里的一个在火光里闪着光，另外一个在黑暗里静默。

“你能给我倒杯水吗？我想，我生病了。”我说，拾不起身子。只感觉到他的长影子滑稽而鬼魅地在帐篷的天花板上跳跃几下，他就背着光站到了我的铺位前——我们没有看清楚彼此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。

我闭上被烧得像要流出血来的眼睛，用英语说：“水。”滚烫的额头随即感觉到他粗硬而凉的手指。

“你的病很大。”他的中文，让我忽然笑了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他重复下午说过的话，转身走开。

我刺痛的眼睛里忽然流出滚烫的泪珠来，我的整个身体、内脏和神经都在高烧的灼热里疼痛：春末里的某一天，我给了地铁口那个叫花子一百块。整整三年，他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，用同一种姿态和表情乞讨。我没有给过他一分钱，我看着他的胡子一寸寸地长起来，他的头发一天天花白起来，我恨他日日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时间乞讨，把乞讨执着得像一种事业，像每天早上六点叫醒我的闹钟那样一成不变，让人生厌。可是那一整个冬天，叫花子忽然就消失了，就像我自己日日令人生厌的日子忽然戛然而止了那样让人“震惊”。春天的时候，他又出现了，苍白消瘦，好像大病了一场。我再见到他的那天，是早春里的一个艳阳天，他还是在同一个地方，用同样的姿态乞讨，可是有什么改变了，我掏出那个月工资里崭新的一百块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到他面前的盆里，用两个一毛的硬币压稳了，轻手轻脚地走开。一周后，我办妥了辞职手续，一个人背包出门旅行。

他三步两步跨回自己的大包那里，回来的时候，一只手捏着两片药，另外一只手端着一杯水：“你看，我是犹太人，你可以相信我，吃下这两片药，你的烧就会退，如果你不吃，你就会有麻烦，很大的麻烦。”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专门说自己是“犹太人”，他其实什么

都不用说，在那个时候，在罕有人迹的珠峰大本营，不要说他是犹太人，哪怕他是珠穆朗玛山里的野人或者雪人，我也会听他的，我的生命渴极了，不管那一杯水是谁递过来的，我都会喝下去。

“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我不明白我应该回答丹具体的日期，还是说干脆就告诉他是春夏秋冬里的某一季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认识后多久，你就来了以色列？”丹试图避开我寻味的目光。我有种轻微的胜利感。

高烧当晚吃了本给的药，我很快沉沉睡过去，很多时日以后，我才知道，本来摸过我的额头两次，看我是不是在继续发烧。

第二天一早醒来，高烧退了很多，珠峰完全在云雾里，我还不死在那里，知道自己必须离开，下到海拔低一点的地方，所有的高原反应症状就会自然消失。

本一早提着相机出去了，我一边慢慢收拾，一边跑出帐篷去查看天气，到完全收拾完了，珠峰才一步步亮开了真面目。我和本站在十月的珠峰大本营，欣喜地看着那厚厚的云层拔丝一样缓缓褪去，最后露出世界的最高峰，在湛蓝的天幕下，美得让我痛哭流涕。

本来摸我的额头，说，“喂，你的烧已经退得差不多了吧？”我哭着对他咧嘴一笑。本后来说，他遇到过无数的中国女子，我和她们不一样。

他收拾行李的速度是一个好士兵才有的，我们一起下山，继

续西藏之旅，然后去新疆，最后经青海过甘肃，南下重庆，取长江到上海，最后飞北京。

“然后你就决定来以色列了吗？”

“本问我，愿不愿意跟他来以色列，我说我愿意。”

回到北京，本暂时借居在我租的公寓里。我忽然意识到我得重新面临找工作，这个事实如此真实而紧迫，超过一年的旅行，花去了我并不多的积蓄里的大部分。长途旅行后的真实生活真实得失真，而单身多年的我，屋子里忽然多出一个有深褐色大眼睛的高大犹太男人，他会在早上煎鸡蛋，或者某一天挪开所有家具拖地打扫卫生，像一个梦幻。

那天，本决定剪掉他两年没有剪过的头发，刮掉那在城市里看起来有些骇人的胡须，理发师举着剪刀，看着一头互相纠集的鬃发无法下手，我对她苦笑一下，低头翻看杂志。当我从一堆被翻看得油腻而无聊的杂志里抬头的时候，几乎惊呆了：那像蓬勃的杂草一样的鬃发散落一地，被剃掉胡须的干净下颚居然显出修长，那满地的毛发刷落了他满世界走的风霜，露出一对大大的白色招风耳。坐在我面前的，是一个留寸头的犹太青年，他的眼睛因为头发变短而显得硕大无比，他是一个如此俊美的青年。

“怎么啦？不好看吗？”他很认真地问我。

“没有，雅菲（很漂亮）。”我用他早上教给我的希伯来语说。

晚上我们去酒吧，他当天继续纠缠着问我的年龄，就像中国

人很难判断犹太人的年龄一样，他认定我比他还要小，我不愿意让他知道我比他大，最后纠缠不过，说：“你们犹太人，不知道礼貌吗？中国女人的年龄，是不能问的。”

“蓝，年龄其实对我不重要。”他昨天还是成熟的男人，当过兵，满世界行走，沉着冷静，今天却只是俊美的青年，在灯光朦胧的酒吧里闪着耀眼的光。我看着他，我想我有些醉意了，我们都喝了好几杯，而他聚集了周围各种方向射过来的女孩子的眼光。

我有些头晕，站起来去洗手间，回来的时候，隔壁邻桌的女孩正在我的座位上和他鼻子对鼻子说话，酒吧里人声嘈杂，我听到她对他喊：“以色列在哪里啊？”他脸上忽然生起不屑，对我说：“蓝，你告诉她，我的国家在哪里？”我看着那张年轻漂亮的脸，说：“在中东沙漠里，那里不产石油，战争不断。”

她悻悻地离开。

我坐下去连着干了两杯，脑子里知道白天那个面试的工作肯定没戏。摇摇晃晃地端起最后一杯酒，想说点什么，忽然泪如雨下，人生真是失望透顶！

他好像并没有看见我的泪珠，忽然喊着说：“蓝，喝完这杯，你跟我去以色列吧！”